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一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九

李呼喇濟

李呼喇濟一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從汪世顯以城降呼喇濟隸皇子奎騰為質子從征西川辛丑以功為管軍總領兼總帥府知事從征



西番南澗有功癸丑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言承制命
呼喇濟佩銀符為管軍千戶都總領佐汪德臣立利州
乙卯正月將兵三萬取合江大獲山宋劉都統率眾謀
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呼喇濟以伏兵取之俘獲甚眾都
元帥阿達哈以聞陞本帥府經歷兼軍民都彈壓丙辰
憲宗更賜金符仍命為千戶都總領戊午呼喇濟以兵
先趨劍門覘伺宋兵運糧於長寧追至運曲壩奪之俘
將校五人而還憲宗南征呼喇濟掌橋道饋餉之事有

功賜璽書從攻苦竹隘山寨先登斬守將楊立獲都統
張實招降長寧青居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寨十一月大
獲山守臣楊大淵納款已而逃歸憲宗怒將屠其城衆
不知所為德臣諭呼喇濟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亟追
之迺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
汝軍民一卒引入甲士環立呼喇濟下馬執大淵手謂
之曰上方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
朝禮體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

也遂與偕來一軍皆喜呼喇濟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綏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為一郡生靈命脈所寄故不知其懼憲宗悅賜蒲萄酒大淵遂以故官侍郎都元帥聽命而民得生全憲宗命呼喇濟與奇爾瑪拉噶領戰船二百掠釣魚山奪其糧船四百憲宗次釣魚山呼喇濟作浮梁以

通往來已未與竒爾瑪拉噶扎呼岱婁都沁庫庫楚領
蒙古漢軍二千五百畧重慶六月總帥汪德臣沒于軍
命呼喇濟以其軍殿後宋兵水陸晝夜接戰皆敗之部
軍皆青居人賞賚甚厚遂與富察都元帥守青居治城
壁儲芻糧招納降附宗王穆格承制命呼喇濟佩金符
為鞏昌元帥中統元年德臣子惟正襲總帥至青居五
月呼喇濟等赴上都時瑋塔哈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
呼喇濟亟還與汪良臣發所統二十四州兵追襲之十

月從宗王哈必齊等次哈納和實袞之地力戰殺瑄塔哈等於陣餘黨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鞏昌後元帥賜金幣鞍馬弓矢三年九月輝圖叛於西番點西嶺汪惟正帥師襲之至竒爾瑪勒輝圖以五百人遁西番詔宗王哲伯特穆爾以塔喇海察球爾蘓穆齊將蒙古軍二千呼喇濟將總帥軍一千追襲輝圖于西番十月擒之四年首將塔喇海言呼喇濟功高詔賜虎符呼喇濟不受問其故對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若汪氏將

萬軍已佩之臣何可復佩帝是之命於總帥汪惟正下
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六月達吉叛於西番
帝命浩里伊納克與惟正追之松州呼喇濟以千騎先
往執達吉至元元年入覲命與同僉總帥汪良臣還蜀
守青居時國兵猶與宋兵相持于釣魚山三年宋兵陷
大梁平山寨平章賽音諤德齊令呼喇濟領兵千餘掠
其境先與七百人覘之聞寨中擁老幼西去追擊之斬
首三百級得馬二百八十都元帥竒徹等家屬百餘口

先為宋兵所得亦奪還之四年以本職充閬蓬廣安順
慶夔府等處蒙古漢軍都元帥參議六年賜虎符授昭
勇大將軍夔東路招討使以軍三千立章廣平山寨置
屯田出兵以絕大梁平山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
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呼喇濟附奏曰
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
虛來攻失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
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

軍儲最為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
嚴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
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遠讒信
賞必罰內治外修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則邊
陲無虞矣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克布哈同權省事十一
月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七年每戰輒勝十三年引
兵畧重慶復取簡州十四年授延安路管軍招討使十
五年圖魯叛于六盤山呼喇濟以延安路軍會巴圖爾

斯台趙炳及總帥府兵于六盤敗圖魯于武川俘其孥
還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軍都尉兼屯田守衛
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撫使夔東招討如故入覲賜虎
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呼喇濟請以先受鞏昌元帥之
職及虎符與其弟庭望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二
十二年奉旨與叅政竒爾濟蘓僉省巴拜左丞汪惟正
分兵進取五溪洞蠻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
蠻獠叛服不常往往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竒

爾濟蘓惟正一軍出黔中巴拜一軍出思播都元帥托
察一軍出澧州呼喇濟一軍自夔門會合十一月諸將
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
發亡命迎敵者皆盡殺之遣諭諸蠻酋長率衆來降獨
散毛洞潭順走避崑谷力屈始降二十三年入覲以老
病乞歸田里帝憫之得還鞏昌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呼
喇濟之功請用范殿帥故事商議本省軍事二十七年
拜資善大夫遙授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左丞商議軍事

食左丞之祿元貞二年入覲授資德大夫陝西等處行
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諡襄敏

李庭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富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
家於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
軍千戶從伐宋圍襄陽宋將夏貴率戰船三千艘來援
泊鹿門山西岸諸翼水軍攻之相持七日庭時將步騎
自請與水軍萬戶解汝楫擊之斬其裨將王玘元勝河

南行省承制授庭益都新軍千戶宋襄陽守將呂文煥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方與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殺二人槍折倒持回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裹創力戰敗之八年春真除益都新軍千戶賜號巴圖爾與宋兵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而止九年春攻樊城外郭礮傷額及左右手奪其土城遂進攻襄陽東堡礮傷右肩焚其樓破一字城文煥麾下王總管者驍將也庭設

伏誘擒之以功授金符十年春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
土牛填城壕立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礮墜城下
絕而復甦裏創再登如是者數四殺獲甚多樊城破襄
陽降以功授金虎符為管軍總管十一年九月從巴延
發襄陽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於漢水西築新郢
以遏我軍黃家灣有溪通藤湖至漢水數里宋兵亦築
堡設守備馬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遂盪舟而進攻沙
洋新城礮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礮墜城下矢貫于胷

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以功加明
威將軍授益都新軍萬戶師次漢口宋將夏貴鎖戰艦
橫截江面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等計由沙蕪口入
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而攻之大軍渡江武磯
堡亦破遂從阿珠轉戰至鄂州順流而東十二年春與
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宋軍潰以功加宣
威武軍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船二百餘擊斬其護
岸軍聞夏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逆戰裕溪口敗

之諸軍攻常州庭鏖戰奪北門而入十三年春至臨安
宋主降巴延命庭等護其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
與唐古特等防護宋主赴燕世祖嘉其勞大宴命坐於
左手諸王之下百官之上賜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仍
諭之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於此為汝有功故加以殊
禮汝子孫宜謹志之勿忘繼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
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憲者汝其
往征之乃別降大虎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仍

命其次子大椿襲萬戶職庭至哈喇和琳鴻和爾之地
越嶺北與色埒默諸軍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叛臣和
和追至大磧而還諸王錫里濟托克托穆爾反庭襲擊
生獲之啓皇子哲伯特穆爾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
爾琿渡塔密爾河擊走其餘黨烏珠木台永和爾等河
西悉平十四年入朝世祖勞之賜以益都居第單河官
莊鈔萬五千貫及弓矢諸物拜福建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召赴闕備宿衛十七年拜驃騎衛

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
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
士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
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納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
漢軍從帝親征塔布岱金嘉努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
麾諸軍圍之庭調阿蘓軍繼進流矢中胷貫脅裹創復
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衛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
納延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

壯士十人持火礮夜入其陣礮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
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
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
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納延可擒也
帝難之命與阿爾婁蒙古軍並進遂縛納延以獻帝既
南還庭又親獲塔布岱金嘉努以功加龍虎衛上將軍
遙授中書省左丞二十五年納延餘黨哈坦多羅干復
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達勒達討之大小數十戰

弗克而還後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礮夜泝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敵俘斬二百餘人哈坦多羅干走高麗死拜資德大夫尚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官其長子大用仍賜鈔二萬五千貫庭因奏今漢軍之力困於北征若依江南軍每歲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為令宗王海都將犯邊巴延以聞帝命阿爾婁與庭議所以為備庭請下括

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中賴其用拜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三十一年春
世祖崩阿爾婁與巴延等定策立成宗庭翊贊之功居
多成宗與太后眷遇甚至每進食必分賜之大宴仍命
序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之上賜以珠帽珠半臂金
帶各一銀六錠莊田諸物稱是奉旨整點江浙軍馬五
百三十二所還入見成宗親授以衣慰勞之初武宗出
鎮北邊庭請從行成宗憫其老不許賜鈔五萬貫依前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兼
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奉旨北征輝圖至野馬川而還俄
有中使傳旨拘漢軍之馬以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
糧諸物庭因感疾詔內醫二人診視之疾稍間扈從上
都特降旨存護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年贈推
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柱國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子大用同知歸德府事以哀毀卒大椿襲職佩金虎符
為宣武將軍益都新軍萬戶戍建康大誠襲職後衛親

軍都指揮使

史弼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爾琿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
太師國王穆呼哩兵南下居民被擄蠡守閉城自守彬
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與其束手
以死曷若死中求生乃率鄉人數百家詣穆呼哩請降
穆呼哩書帛為符遣還既而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
弼長通國語膂力絕人能挽強弓里門鑿石為獅重四

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守將王彥弼竒其材妻以女又
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從鑄往北京近侍和爾
台見弼所挽弓異之以名聞世祖召之試以遠垛連發
中的令給事左右賜馬五匹中統末授金符管軍總管
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射殺二人因橫刀呼
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三道圍
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
陽降上其功賜銀及衣錦金鞍陞懷遠大將軍副萬戶

遂從丞相巴延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
袖事聞賜金虎符軍至陽羅堡巴延誓衆曰先登南岸
者為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巴延
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進軍而東
至大孤山風大作巴延命弼禱于大孤山神風立止兵
駐瓜洲安塔哈言揚子橋乃揚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選
驍將守之巴延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據其地弼遽以數
十騎抵揚州城或止之曰宋將姜才倔強未可易也弼

曰吾柵揚子橋據其所必爭之地才乘未固必來攻我則我之利也才果以萬衆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樞木發礮石擊之殺千餘人才乃退弼出兵擊之會姜衛阿珠兵繼至大戰才敗走擒其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迫圍弼弼復奮擊之騎士二人挾火鎗刺弼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大破之

才奔泰州及守將朱煥以揚州降使邁珠受其降於南門外而弼從數騎由保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噶齊兼萬戶冬遷黃州等路宣慰使十五年入朝陞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盜起淮西司空山弼平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盜起弼往討誅其親黨數十人脅從者宥之江州宣課司稅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閉門罷市弼立罷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

十一年黃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踴貴弼即發米十

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價弼曰吾不可

失信寧輟吾俸以足之省官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得

不飢改淮東宣慰使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

三至碑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建康二十六年平

台州盜楊鎮龍拜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冬入朝時

世祖欲征瓜哇謂弼曰諸臣為吾腹心者少欲以瓜哇

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七年遙授尚

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二十九年拜榮祿
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瓜哇以伊克
默色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
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
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所交趾占城
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檝攬
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瓜哇
與鄰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為葛郎

主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閣耶攻哈只葛當不勝
退保麻諾八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
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哈
只葛當走歸國高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
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伊克默色
各將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
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併取
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

寶入朝弼與伊克默色許之遣萬戶敦珠卜丹甘珠爾
布哈以兵二百護之還國土罕必閣耶於道殺二人以
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
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
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
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事具高興及瓜哇國傳於
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
起同知樞密院事阿爾婁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

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
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之拜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右丞三年陞平章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
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

高興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薊徙汴曾祖拱之祖子
洵世以農為業金末兵亂父青又徙蔡而生興興少慷
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踉大

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至元十一年冬
挾八騎詣黃州謁宋制置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興相
貌以甥女妻之十二年丞相巴延伐宋至黃州興從奕
出降巴延承制授興千戶從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寨
進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興專將一軍常為先鋒
宋張濡殺使者嚴忠範等於獨松關巴延使興討之師
次溧陽再戰斬其將三人士卒三人擄四十二人遂破
溧陽斬首七千級授金符為管軍總管從戰銀墅斬宋

將三人士卒二千人拔建平斬其總制二人擄知縣事
黃君濯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擒張濡十三年春
宋降巴延北還留興以兵取郡縣之未下者降建德守
方回婺州守劉怡衛婺二州已降復叛章煇自為婺守
興以五千人討之七戰至破溪相持四十餘日興兵少
不敵力戰潰圍出至建德境與援兵合復進戰蘭溪斬
首三千級復取婺州擒章煇斬之進戰衢城下斬首五
百級連戰赤山陳家山園江山縣斬首三千級擄五百

人獻魏福興等七人于行省餘盡戮之衢州平追宋嗣
秀王與擇入閩與擇據橋陣水南興率奇兵奪橋進戰
殺其觀察使李世達斬首三千餘級擒與擇父子及其
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百匹下興化降宋叅知政
事陳文龍制置印德傳等百四十人軍三千水手七千
獲海舶七千餘艘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十四年春
還鎮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討使東陽玉山羣盜
張念九強和尚等殺宣慰使陳祐於新昌興捕斬之復

從都元帥孟古台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寨屠福成寨十五年夏詔孟古台立行省於福建興立行邨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政和人黃華邨武人高日新高從周聚衆叛皆討降之以招討使行右副都元帥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
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
敢隱俘獲之物帝悅曰直臣也興因奏所部士卒戰功
乞官之帝命自定其秩頒爵賞有差遷興浙東道宣慰

使賜西錦服金線鞍轡奉省檄討處州福建及溫台海
洋羣盜平之十七年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
二年不能下詔以興為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興
與都元帥諤勒哲圖等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矢
石如雨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
六日誘其矢石殆盡燃薪焚其柵平之斬賊魁及其黨
首二萬級十八年盜陳吊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
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嶺興上至山

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州悉平十九年入朝
賜銀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弓矢改淞西
道宣慰使降人黃華復叛有衆十萬興與戰于鉛山獲
八千人華急攻建寧興疾趨與福建軍合獲華將二人
華走江山洞追至赤巖華敗走赴火死二十一年改淮
東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平
婺州盜施再十改淞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尚書省立
拜行尚書省叅知政事捕斬柳分司於婺州丁母憂詔

起復討處州盜詹老鷄温州盜林雄興潛由青田擣其
巢穴戰葉山擒老鷄及雄等二百餘人斬于溫州市又
奉省檄平徽州盜汪千十等二十八年罷福建行省以
叅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諭漳州盜歐狗降之召入朝
拜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瓜
哇默使者孟琪詔興為平章政事與史弼伊克默色帥
師征之賜玉帶錦衣甲冑弓矢大都良田千畝三十年
春浮海抵瓜哇伊克默色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

瓜哇主婿土罕必閣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
當事見弼傳又諭降諸小國哈只葛當子昔刺八的昔
刺丹不合逃入山谷與獨帥千人深入擄昔刺丹不合
還至答哈城史弼伊克默色已遣使護土罕必閣耶歸
國具入貢禮興深言其失計土罕必閣耶果殺使者以
叛合衆來攻興等力戰却之遂誅哈只葛當父子以歸
詔治縱瓜哇者弼與伊克默色皆獲罪興獨以不預議
且功多賜金五十兩成宗即位復拜福建行省平章政

事賜玉帶大德三年汀州總管府同知阿里挾怨告興
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阿里伏誅改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賜海東青鶻命其子巴延入宿衛四年遣使賜海
東白鶻蒲萄酒良藥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樞
密院事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
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賜以先朝御服仁宗寵眷
勲舊賜與尤厚皇慶二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贈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武宣元統三年

加封南陽王子久住泉州總管長壽同知建寧路總管
府事孟古台襲萬戶巴延同知建國路總管府事鄂勒
哲圖辰州路總管寶格治書侍御史

劉國傑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也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
劉氏父德寧為宗王旺沁筆且齊授管領益都軍民公
事國傑貌魁雄善騎射膽力過人少從軍漣海以材武
為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以益都新軍千戶從

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衆出取薪大出兵來攻堡
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千餘級由是有名從畧
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兵襄陽下從攻樊城
破外城火礮傷股裹創復戰平其外城授武畧將軍佩
金符從破張貴兵櫺門關戰甚力再攻樊城被傷數處
血戰竟破之襄陽降世祖聞其勇召見遷武德將軍管
軍總管賜銀百兩錦衣弓矢以寵之從巴延南征十一
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不得下巴延謀取黃家灣堡以

入漢國傑先登拔之加武節將軍從破沙洋新城敗孫

虎臣于丁家洲戰甚力進萬戶復從阿珠取淮南別軍

揚子橋扼宋兵道宋以萬衆夜奪堡擊走之擒其都統

張林宋將張世傑盛兵出焦山來禦師施鐵繩聯戰船

碇江中以示必死阿珠率諸軍進戰萬戶劉琛由江南

繞其後國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之焚其戰船世傑軍

大潰追奔圖山奪黃鷄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

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巴圖而不

名巴圖華言敢勇之士也宋亡入朝加僉書西川行樞
密院事選淮南兵使將之平蜀未行會北邊有警加鎮
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將衛兵定北方冬召還帝親解
衣加玉帶賜之十五年復將左右中三衛兵戍北邊詔
有不用命者斬之十六年諸王托克托珠反寇和林國
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獲其衆萬計托
克托珠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十八年
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還帝怒將盡罷

大小將校召國傑為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
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將之職彼必人人思
奮以雪前恥矣帝從之盡復其官以屬國傑征日本會
黃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東兵會江淮叅政巴延等
討之國傑破赤巖寨黃華自殺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左
丞呼喇珠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之國
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
衆果出降二十二年罷征東省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

改僉院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重地且多盜拜本省左丞國傑至首平湖南盜李萬二明年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太獠居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為固國傑趨擣後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斬二人捕民結盜者皆杖殺之加資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官軍久不能討國傑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矣不如盡阮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

處之矣乃相要地為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為良民有詔討江西諸盜國傑超赴之十一月破蕭太獠於陳古水斬數百人進平懷集諸寨賊二十六年春東入肇慶攻閩太獠於清遠還攻蕭太獠於懷集擒之復攻走嚴太獠四月攻曾太獠於金林又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衆五千人掩

殺畧盡七月次賀州兵士冒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二十七年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滋蔓蔓將難圖豈可作秦越視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

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
男子曰吾劉二巴圖也民皆驚以為神因告別盜鍾太
獠居南安十八耒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衆驚亂自相
蹂踐官軍搏之自旦至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二月
龍泉盜復寇鄆縣國傑遂還鄆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
三道趨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為備盡掩殺
之還鎮道州八月永州盜李末子千七寇全州敗官兵
殺郡長官圖魯國傑進討擒之梟首而還以前後功加

湖廣右丞二十八年置湖廣等處行樞密院遷副使還
軍武昌秋廣東盜再起國傑復出道州時知上思州黃
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為表裏寇邊二十九年詔國傑
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
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
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
戰且進二年拔其寨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
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索勝許交趾竟匿不與夏師盡還

取賊巢地為屯田募度遠諸獯人耕之以為兩江蔽障
後蠻人謂屯為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
賜之三十年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巴圖
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俄議問罪交趾加
湖廣安南行平章事以諸王伊克埒台為監軍征之未
行會帝崩乃止成宗即位復置行樞密院於衡州仍除
副使初黔中諸蠻首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
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

之升泊崖為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
叛攻之不能下至是帝即位赦天下并赦萬頃等亦不
降帝以命國傑九月國傑馳至辰進攻明溪賊魯萬丑
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莽蕪爾戰死十月進
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却之明日萬丑倍衆
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賊敗
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
之腹心石農坎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

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坎賊不能支
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
而進凡千餘里元貞元年即軍中加榮祿大夫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
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
復其制班師繼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
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
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

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六月入朝賜
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
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大德五年羅鬼女子
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詔
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
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
陣合即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
傑鼓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

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千里七年春擒斬蛇節宋隆
濟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賞
賜甚厚進光祿大夫償其賞士金一千九百兩鈔萬五
千錠將士遷官有差命還益都上冢八年還鎮國傑久
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平章布琳濟達率僚屬問之國傑
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擄則死無憾矣問以
家事不言二月卒年七十二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
語人曰吾為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

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心故能立功如此訃聞帝深悼
惜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封齊國
公謚武宣子托歡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尚憲宗孫女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呼喇濟傳內治外修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則
邊陲無虞矣 按原刻外字下脫修字而誤加於變
字下今改

李庭傳 令軍中衛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納延不
復出 按原刻乃不復出句於上下文義未協當係
乃字下脫顏字耳考通鑑載此係李庭將軍用漢法
以戰既而納延之黨塔布岱金嘉努擁衆號十萬進

逼乘輿世祖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今據改
劉國傑傳在辰者曰寨兵 按原刻無曰字今照上文

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二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適歲凶

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苳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任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絕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

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
府以德輝與博多納為使時汪德臣宿兵利州扼四川
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錢幣給鹽券為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
儲充羨取蜀之本基於此矣中統元年為燕京宣撫使
燕多劇賊造偽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
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
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為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

為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罷宣慰司授太原路總管時潛藩故傳相無有出為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為守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為之嘉禾瑞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為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貴人為請者甚衆德輝不應罪狀既明請者乃慚服七年帝以蝗旱為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

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已移數獄詞
皆具德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搆陷其妻
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皇子
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為輔遂改安西王相至則視
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
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
年詔以王相撫蜀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樞
密院於東西川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

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嚮日兵未嘗戰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既不
能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偽
為得罪使懼而叛去水陸之師雷鼓繼進是堅其不下
也中使不諭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如是者非玩寇
而何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功哉
德輝出未至秦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

四年詔以德輝為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諸軍
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
慶踰月拔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下而
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
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
語州將張珣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既亡三宮皆北我
朝舍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
書以禮義禍福反覆譬解之以為汝之為臣不親於宋

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為謀者以國有主恥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盜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邱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邵十二人詞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為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珏者而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興等導帥

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
東府害其來皆曰公昔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無功而
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
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誠降德輝曰昔合以重
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
非攘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
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
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

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
邸十七年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
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
萬人討之兵且歷境德輝適被命在播乃遣安珪馳駟
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
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
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
羨有二矣德輝以其言上聞乃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

首為宣撫使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于朝者
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德輝卒
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
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
為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
祀之

張雄飛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貲貽金人疑

之罷其兵柄徙居許州尋復命守河陰仍留家人於許
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
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為弓且詐以雄飛及李氏為
家人由是獲全遂徙朔方雄飛時方十歲至霍州李欲
逃恐其累已雄飛知之頃刻不去左右李乃變服與俱
還寓潞州雄飛既長往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
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
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終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數

歲盡通國言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于世祖
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
搜抉蠹弊悉除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
雄飛真公輔器帝然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當今所急
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
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
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寧有今日乎帝方臥矍然起
稱善者久之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

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齊爾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為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叅議

樞密院事費正寅素儉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錫津等
與雄飛雜治之請托交至雄飛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以
聞正寅與其黨管如仁等皆伏誅會議立尚書省雄飛
力爭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
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
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之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
辨辭色俱厲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
惟挾其奴以去入為兵部尚書平章阿哈瑪特在制國

用司時與伊瑪都木達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附會
雄飛不可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
答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哈瑪特皆下獄欲殺之雄
飛亦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
以叅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為也阿哈
瑪特怒奏出雄飛為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
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賴以安有巨
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

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毆
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耳細民以乏食羣聚發
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
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間抄
掠居民雄飛遣楊應申等往諭以威德諸徭悉感服十
四年改安撫司為總管府命雄飛為達嚕噶齊遷荆湖
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為
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

當以靜鎮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
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爾哈雅以降民三千
八百戶没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
敢言雄飛言于阿爾哈雅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
奏其事詔還籍為民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
阿哈瑪特以子呼遜為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為所
容奏留雄飛不遣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
哈瑪特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叅知政事阿哈瑪特用事

日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於是僥倖超躡者皆降之呼遜有罪敕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呼遜歷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呼遜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

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不易其節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雄飛曰若卿可謂真廉者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後阿哈瑪特之黨以雄飛罷政詣省乞追奪賜物裕宗在東宮聞之命叅政溫德亨諭丞相安圖曰上所以賜張雄飛者旌其廉也汝豈不知耶母為小人所詐塔奇呼阿薩爾請檢核前省錢穀復用阿哈瑪特

之黨竟矯詔追奪之塔奇呼阿薩爾等俄以罪誅帝慮
校核失當命近臣已延閱之中書左丞耶律埒克勸雄
飛詣已延自辨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
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時盧
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諸執政同日皆罷職二十三
年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決壅滯黜姦貪政化大行
卒于官子五人師野師諤師白師儼師約師野宿衛東
宮時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爾哈雅入覲言之宰相欲

白皇太子請以師野為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為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張德輝

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掾御史臺會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榜掠誣服獄具德輝疑其冤其後果

得盜趙秉文楊慥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
定辟為經歷官歲乙未從天澤南征籌畫調發多出德
輝天澤將誅逃兵德輝救止配令穴城光州華山農民
為寨以自固天澤議攻之德輝請招之降全活甚衆歲
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
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
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
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

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
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
祖然之因問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
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槩喻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
選白銀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后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
者司掌乃永為實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
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
德輝舉魏璠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

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粗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歲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

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者使掌兵柄勲舊則如呼圖克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其賜矣是年夏德輝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造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陸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坐錫賚優渥有頃奉旨教胄子博囉等壬

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啓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世祖即位起德輝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耆耄不遠數千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四川帥納琳重取兵千餘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悉條奏之帝可其請兵

後屬民多倚庇豪右及有以身備藉衣食歲久掩為家
奴悉遣還之為民二年考績為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
疏所急務條四事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材二曰給俸祿
以養廉能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四曰正刑罰而勿屢
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春旱禱泰山而雨東平
賦夥獄繁視河東相倍蓰凡遇賊奸悉窮之不少貸奏
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糶粟十萬斛保赫鼎議賦蠲
絲令民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後期之

責孰任之遂罷其事孀婦馬氏將鬻其女以代納逋賦分已俸代償之仍蠲其額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幣者勅按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政使朝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痛繩之則人不自安第易其部署選武毅才略者任之庶使軍政自新又時委司憲者體究庶革其弊有旨命德輝議御

史臺條例德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輝請老令舉任風憲者疏烏庫哩貞等二十人以聞初河東歉請於朝發常平貸之并減其秋租有差賦役不均官吏並緣為姦賦一征十年不勝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

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
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性不喜嬉笑與元
裕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馬亨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資雄鄉里亨少孤
事母孝金季習為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稅使
河北東西路使王晉辟亨為掾以才幹稱甲午晉薦於
中書令耶律楚材授轉運司知事尋陞經歷擢轉運司

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亨於世祖召見潛邸甚器之
既而籍諸路戶口以亨副巴沁孟克撫諭西京太原平
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既還圖山川形勢以獻餘使
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九襲癸丑從世祖征雲南
留亨為京兆榷課所長官京兆藩邸分地也亨以寬簡
治之不事掎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勒
達爾等覈藩府錢穀亨時輦歲辦課銀五百錠輸之藩
府道出平陽適與之遇亨策曰見之則銀必拘留不見

則必以罪加我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焉過而避之
阿勒達爾果怒遣使逮之王府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
撫汝罪耶對曰無害願一行乃慰遣亨既至拘係之窮
治百端竟無所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銀充公用及就公
解輦運腳價為不應勒償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誣更賜
銀三十二錠已未從世祖攻鄂州洎北還遣亨馳驛往
西京等處罷所僉軍并撫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還
復遣轉餉江上軍實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陝西四川立

宣撫司詔亨議陝西宣撫司事尋賜金符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時阿勒達爾等叛亨與宣撫使廉希憲商挺合謀誅劉太平等悉定關輔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欲轉餉太安軍計傭直萬緡衆推亨往時丁內艱以攝省府事強起之至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無勞民傷財之歎興元判官費正寅狡悍不法莫有能治之者亨自省府欲以法繩之反誣構行省前保關中有異謀

詔右丞鈕祜祿珪讞之亨辯之冤構釋然四年遷陝西
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幾朝廷以考課檄諸
路轉運使至則併轉運司入總管府咸奪其制書授亨
工部侍郎解鹽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
集而一切罷之則是非安在宜還其命書俾仕者有所
勸勉從之亨復上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
以固國本二曰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
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

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機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為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疏聞帝即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至元三年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時有賈胡恃制國用使阿哈瑪特欲買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為辭帝以

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亨又言立常平義倉謂備荒之具宜亟舉行而時以財用不足止設義倉七年立尚書省仍以亨為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尋為平章阿哈瑪特所忌以誣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為右丞姚樞為左丞亨為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餽未嘗有闕亨之

金方口人卷之二
卷一百六十三
力為多十年還京帝方欲柄用之遽嬰末疾十四年卒
年七十一子紹庭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陽人元魏時以豪右徙雲中遂
家東勝州父恒國初佩金符為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
鹽使思廉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
命為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坦行省河南署為都事
丞相史天澤尤器之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

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
粟至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召詰之思
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騷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
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避之至元十二年調同知
淇州徙東平路判官入為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哈瑪
特繫獄其黨巧為機竄思廉居之泰然卒不能害累遷
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饑而徵租益
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

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二十年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板即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為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漢中道按察使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復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

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
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
始有崇學問禮者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
歲餉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思廉為請止餉千匹平
陽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思廉為請得輸河
東近倉舊法決事咸有議劄權歸曹吏思廉自判牘尾
某當某罪吏皆束手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剴
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

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
卹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
其於家族猶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
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卒年六十二諡敬
肅

烏克遜澤

烏克遜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克遜部因以為
氏祖璧仕金為明威將軍資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城

陷徙居大名父仲侗儻有奇節遭金季世憤無所施用
高言危行親交避之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教澤特嚴
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已不事章句才幹過
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珠
見而竒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索多
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即辟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
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度我軍且至遂入于海復聚兵
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

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江東大擾索多時軍浙東建信告急索多謀於衆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檄索多與左丞達春會兵甲子門遂度兵闕關八戰而至南劍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索多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復前說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

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旦暮且失守比我定興
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
南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不戰而完泉州捷於
吾兵之馳救也索多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
衆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索多至泉
州部署別將裝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軍于海豐
引精騎與達春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還擊
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

以外多壁壘為之援應也第翦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
兵攻其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馬發死
馬既而文天祥軍潰於江西廣王暨張世傑死于海中
索多還軍福建夏五月詔立行中書省于福建以索多
行叅知政事澤行省都事從朝京師命知興化軍賜金
織衣賞其善謀也繼改興化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
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
以泣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

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
惡年少喜為不義以資求竄名卒伍冀後得計功版授
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貪
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吏援
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者猶
蒙宥民奈何連坐亟為令曰民不幸誅誤從陳瓚誅及
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貨產竝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
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盜賊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

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為兵上下洵洵澤白行者
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
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
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
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袞方儀竝肖像祠于學宮至元
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約蕪穆爾貪
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
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而事遂中止約蕪穆爾即下

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
民以考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蕪穆爾盡掩有之
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
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
盜起寶慶武岡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
百餘人簡出其誑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
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僧格議考校
錢穀天下騷動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

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為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明年僧格敗約蘓穆爾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竒爾濟蘇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七月併左右兩道歸廣西宣慰司置元帥府澤為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為教其民至今遵

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
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
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喇哈斯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
罪之邕管徼外蠻數為寇澤循行竝徼得阮塞處布畫
遠適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
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塌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
畝歲收穀若干石為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蘇察罕
賊利事覺行省檄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賊縱

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
北之民欣忭相慶御史臺言烏克遜澤奉使知大體如
汲長孺為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為海北
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
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
先其事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
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
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

皆言之澤不以為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鹹農病矣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塌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塌六以制其羸耗醜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牖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竝為膏土民歌之曰烏鹵為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生兮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福建

廉訪使澤宿有德于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為澤之所致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謚正憲子良禎仕至中書右丞以功名終

趙炳

趙炳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弘有勇略國初為征行兵馬都元帥積階奉國上將軍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

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
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甫弱冠以勲閔之子侍世祖
於潛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為撫
州長城邑規制為之一新己未王師伐宋未幾北方有
警括兵斂財燕薊騷動王師北還炳遠迓中途具以事
聞追所括兵及橫斂財物悉歸於民世祖嘉其忠中統
元年命判北京宣撫司事北京控制遼東番夷雜處號
稱難治時叅知政事楊果為宣撫使聞炳至喜曰吾屬

無憂矣三年括北京鷹坊等戶丁為兵蠲其賦令炳總之時李壇叛據濟南炳請討之國兵圍城炳將千人獨當北面有所俘獲即縱遣去曰脅從之徒不足治也濟南平入為刑部侍郎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攜妓登龍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冤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君職當為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謂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徇情者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

罪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
罪也遷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
九年帝念關中重地風俗强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
授炳京北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治
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橫暴擾民者即建白繩以
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處之自是豪猾
斂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
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密

啓王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裒斂病民孰若惠澤加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命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一年之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足佐軍用可貸歲賦以蘓民力令下秦民大悅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為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構亂炳復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惡授首十五年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賞戰功賚賜有加是歲十一月王薨十六年秋被

旨入見便殿帝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為不法帝臥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潼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餘職如故即令乘傳偕勅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囚之時嗣王之六盤徙炳等於平涼北崆峒山囚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近侍二人馳

駟而西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
人毒炳於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年五十九實
十七年三月也帝聞之撫髀嘆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
百餘人至帝親鞫問盡得其情既各伏辜命仁榮手刃
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付仁榮仁榮曰不共戴天之
人所蓄之物皆取於民何忍受之帝善之別賜鈔二萬
二千五百緡為治喪具國朝舊制無賻臣下禮蓋殊恩
也六月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丞諡忠愍子六人仁顯

早亡次仁表仁榮仁旭仁舉仁執仁榮仕至中書平章
政事餘俱登顯仕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李德輝傳時汪德臣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

按汪德臣原刻作汪世顯係德臣之父卒於定宗

以前不應至憲宗時尚有宿兵利州之事考憲宗本

紀三年癸丑載汪德臣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

侵軼與此事蹟年月皆合則世顯係德臣之訛今改

李德輝傳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詢事成都

按張郃原刻作張郃考呂彧傳載李德輝行西院事

於成都獲立偵卒張郃等數人將殺之或曰彼不即
降者以昔嘗抗命懼誅耳宜釋郃等俾歸諭立未幾
立果遣郃等齎蠟書至成都降是張郃係張郃之記
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三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為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禮易春秋後得朱熹集注四書歎曰人

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歿水漿不
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
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日
於右相安圖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
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
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
師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
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香

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秘侍讀學士圖
克坦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明詔有
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曰為賦詩空文斯言誠萬世
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
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
淳民俗厚而國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遂
歸田里十六年詔西安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於太史
院改歷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歷書

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歷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

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歷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翻造大同歷隋劉焯造皇極歷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

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厯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厯謂天事誠密四大三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厯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厯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詳見郭守敬傳是日方列疏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勞也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

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未為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詿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歷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

數輒造其極歲己酉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
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秉忠薦之
世祖召見于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為太子伴讀中統二
年擢太子贊善時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書
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王恂與
聞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書以進
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與太子起
居飲食慎為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

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為忠厚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

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詔擇勲戚子弟使學於恂師道卓然及恂從裕宗撫軍青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及衡告老而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寔疏欲釐正之知恂精於算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歷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歷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編考歷書

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詳在守敬傳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厯成賜名授時厯以其年冬頒行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屢遣醫診治及葬賻鈔二千貫後帝思定厯之功以鈔五千貫賜其家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竝從許衡游得星厯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于

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
之厚如此寬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賓由保章
副累遷秘書監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大
父榮通五經精於算術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
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
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

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
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
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
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
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
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
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
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

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

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
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牘堰皆復其舊二年授
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
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
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
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
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
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

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喜之十二年丞相巴延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初秉忠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寔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

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
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
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
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
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
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
之矩方測天之正圍莫若以圍求圍作仰儀古有經緯
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

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
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
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止之作景晷定時
儀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
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
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
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
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為倦守敬因奏

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低不同即自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歷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

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
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
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
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
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
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
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
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

法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
新厯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
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
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
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
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
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
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厯十八刻遠近相符前

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

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黃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正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陽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

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日二十八宿距
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
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
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
窺宿度餘分竝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
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
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
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

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
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
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
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
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
六限依塚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
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

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
差率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
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
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
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
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
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恂
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

定藁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
成二卷歷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
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
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
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
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
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竝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
滌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

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盧溝
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
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
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
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牖比至通州凡為牖
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舟止水帝覽
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
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

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牘稍東引水與北渠河接且立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橋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

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竝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為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楊桓

楊桓字武子克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為郡諸生

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歷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遷秘書監丞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穆呼哩曾孫碩德家者桓辨識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乃頓首言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宮車晏駕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即為文述璽始末奉上于徽仁裕聖皇后成宗即位桓疏上時務二十一事一

曰郊祀天地二曰親享太廟備四時之祭三曰先定首
相四曰朝見羣臣訪問時政得失五曰詔儒臣以時侍
講六曰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徒七曰行誥命以
褒善敘勞八曰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曰正禮儀以肅宮
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曰講究錢穀以裕
國用十二曰訪求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曰
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試補六部寺
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曰增內外官吏俸祿十六曰禁

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曰定婚姻聘財十八曰
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曰復笞杖以別輕重之
罪二十曰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二十一
曰為治之道宜各從本俗疏奏帝嘉納之未幾陞秘書
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滿歸克州以貴業悉讓弟楷鄉
里稱焉大德三年以國子司業召未赴卒年六十六桓
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
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

皆行于世

楊果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失怙恃自宋徙亳復遷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為業流寓轅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會叅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果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為偃師令到官以廉幹稱改滿城改陝皆劇縣也果有應變材能治煩劇諸縣以果治效為最金亡歲己丑楊奐徵河南課稅起果為經歷未幾

史天澤經畧河南果為參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設十道宣撫使命果為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政事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以前嘗為中書執政官移文申部特不署名以老致政卒於家年七十五諡文獻果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若沈默內懷智用善諧諛聞者絕倒微時避亂河南娶羈旅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

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稱之有西菴集行于世

王構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終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叅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遣丞相巴延伐宋

先下詔讓之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悅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于京師凡所薦拔皆時之名士十三年秋還入覲遷應奉翰林文字陞修撰丞相和爾果斯由翰林學士承旨拜司徒辟構為司直時丞相阿哈瑪特為盜擊死世祖亦悟其姦復相和爾果斯更張庶務構之謀畫居多歷吏禮郎中審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

酒以遣之尋以治書侍御史召屬僧格為相俾與平章博果密檢覈燕南錢穀而督其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盧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博果密曰設有罪構當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會僧格死乃免有旨出銓選江西入翰林為侍講學士世祖崩構撰諡冊成宗立由侍講為學士纂修實錄書成叅議中書省事時南士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以疾

歸東平久之起為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勢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聞諸朝徙之北境學田為牧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飢而責償不已構請輸以明年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趣召赴闕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三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議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于時子士熙仕至中書叅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

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魏初

魏初字大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逼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呼沙呼亦可委仗宜遣人往諭大計大臣不悅而止閱數月呼沙呼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焉金將武仙軍次五塚山不進求使

仙者或薦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給騎四人以從
至則仙已適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
推其中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劾金
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
宣諭之或讒於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刃若欲
鏃璠然且引一吏與璠辨璠不為動大言曰王人雖微
序于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奈何聽讒邪之言欲以
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

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不然
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金
主已遷歸德復遷蔡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庚
戌歲世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璠
條陳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
後多采用焉以疾卒于和林年七十賜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為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
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為掾史兼

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
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
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
直詢知初為璠後歎獎久之即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
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
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
下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躡大庖者免其冠服
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

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
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
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
仍諭侍臣自今毋復為此舉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為兵
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
初詎宜騷動遂免括大興兵初又言舊制常叅官諸州
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
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

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為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于揚州擢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康出為中丞卒年六十一子必復集賢侍講學士

焦養直

焦養直字無咎東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稱至元十八年世祖改符寶郎為典瑞監思得一儒者居之近臣有以

養直薦者帝即命名見數對稱旨以真定路儒學教授
超拜典瑞少監二十四年從征納顏二十八年賜宅一
區入侍帷幄陳說古先帝王政治帝聽之每忘倦嘗語
及漢高帝起自側微誦所舊聞養直從容論辨帝即開
納由是不薄高帝大德元年成宗幸柳林命養直進講
資治通鑑因陳規諫之言詔賜酒及鈔萬七千五百貫
二年賜金帶象笏三年遷集賢侍講學士賜通犀帶七
年詔傳太子於宮中啓沃誠至帝聞之大悅八年代祀

南海九年進集賢學士十一年陞太子諭德至大元年
拔集賢大學士謀議大政悉與焉告老歸而卒贈資德
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諡文靖子德方以廕為
興國路總管府判官

孟攀鱗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為西北路招
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彥甫執不從後三日
得實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鱗幼日誦萬言

能綴文時號竒童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平陽丙午為陝西帥府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勸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為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咨問諄諄後論王百一許仲平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

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為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
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
祀詔命攀鱗會太常議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
圖以進帝皆親覽焉復以病請西歸帝令就議陝西五
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
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上護軍平原郡公諡文定

尚野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野幼穎異祖母劉厚

資之使就學至元十八年以處士徵為國史院編修官
二十年兼興文署丞出為汝州判官廉介有為憲司屢
薦之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
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
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
聞于朝河渠官遂罷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
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喇哈斯始命野分學於上都
以教諸生仍鑄印給之上都分學自野始俄陞國子博

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野密請御史臺乞出帑藏所積大建學舍以廣教育仁宗在東宮野為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從賓客姚燧諭德蕭軒入見帝為加禮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為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府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試用廕補

官野多所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皇慶元年陞翰林侍講學士延祐元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二年夏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六贈通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謚文懿野性開敏志趣正大事繼母以孝聞文辭典雅一本於理子師易蘄州路總管府判官師簡中奉大夫奎章閣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

李之紹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實錄徵名儒充史職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藁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大德二年間祖母疾辭歸復除編修官陞將仕郎六年陞應奉翰林文字七年遷

太常博士九年丁母憂累起復終不能奪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階承事郎四年陞承直郎翰林待制皇慶元年遷國子司業延祐三年陞奉政大夫國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為心四年十二月陞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七年召為翰林直學士至治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年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子昺蔭父職同知諸暨州事之紹平日自以其性遇

事優游少斷故號果齊以自勵有文集藏于家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考証

楊恭懿傳附會歷元更立日法 按歷元原刻作元歷
更立日法原刻作更日立法考姚燧撰恭懿神道碑
云昔之治歷必先歷元次定日法賈逵議其守一元
不與天消息又云今不用歷元日法志所載亦同原
刻倒置無疑今據改

楊恭懿傳謂天事誠密四大三小何傷 按三小原刻
作二小考神道碑載李淳風麟德之制推得四大三

小又一行云四大三小何害志所載亦同今據改

郭守敬傳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 按達活原刻脫活

字今據畿輔通志增

郭守敬傳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 按三十原刻記

二十與下文千一百八十二年總數不符考三統歷
作於漢太初元年計至東漢之初以百三十年為是
與總數亦合今據行狀改

郭守敬傳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 按原

刻無二字與下文千一百八十二年數不相符考宣
明厯作於唐長慶二年紀元厯作於宋崇寧五年中
間相距實二百七十五年雖有小差究為近是且與
總數符合今據行狀增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潔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